

双
凤
奇
缘

双凤奇缘

【藏书导读】

《双凤奇缘》，清代传奇小说，作者不详。

书叙汉元帝时，越州太守王忠女王嫱，小字昭君，美貌多才，善晓音律。曾梦入皇宫，帝亦同日梦见昭君，因遣太师毛延寿往访。王忠无奈，将女献出。毛延寿因勒索未遂，故意丑化昭君像，致昭君入宫后被打入冷宫。毛延寿又将王忠发配辽东。王忠生一女，取名嫫，小字赛昭君。不久，昭君得林皇后鸣冤，立为妃，派兵抄了毛延寿家。毛延寿逃至番邦，通过卫律，将昭君图献番王，挑动番王入侵索取昭君。

李广出兵迎敌，先锋李陵被擒死节。帝遣苏武议和，被羁留。番兵攻至京师。帝无奈，将昭君献出。昭君哭别，至雁门关，过黑水河，誓以死殉国。夜宿九姑庙，梦九天玄女赠仙衣一件，从此男人不得近身。至番邦，提出三个条件，要番王永服中朝。又示意随行王龙于酒中下药，使番王昏迷，拖延婚期，并逼番王杀毛延寿。最后，以造白洋桥成为条件方允婚。桥造了十六年方成，昭君放苏武回国，令王龙寄信给帝及皇后、父母，跳河自杀，尸体不见。

王龙回国，送上信。帝夜梦昭君责备自己，痛悔莫及。昭君嘱帝娶妹王嫫。第二天，河中漂来昭君尸体，帝将其葬于芙蓉岭。不久，皇后病故，王嫫被立为后。王嫫得九天玄女传艺，与帝出征番邦，大胜。后王嫫生子，天下太平，各国来朝。

《双凤奇缘》采历代传说编辑成书，又加入昭君妹王嫫，故称“双凤”。

不列颠图书馆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它的前身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就是人人皆知的青年马克思经常光顾的地方。由于他刻苦钻研，把阅览桌下的地面都磨去了一层。1837年，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国立科学与发明参考图书馆、国立科技外借图书馆、专利局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英国国家书目有限公司合并成今名。

不列颠图书馆最早建于1731年，到1855年，藏书已达150万册。书架总长度达1英里。馆藏珍品有：古代埃及的纸草文献、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泥板文献、印度梵文手稿、中国敦煌手稿和古代地图、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文献等。

第四十一回 汉帝吓倒金銮殿 张相献计假昭君

诗曰：

只为美人一点痴，奸邪弄计欲分离；
任他巧献瞒天智，是假难真未许欺。

却说娄元帅率领大队人马，渡过黄河，一路还有许多关隘，皆知不能抵敌，俱望风归降。这是娄元帅军令森严，禁止三军不许骚扰百姓，秋毫无犯，且自慢表。

再言李广，自雁门关失守带了家眷，急急逃回京都，将家眷送回府第，独自进京缴印待罪。汉王还未退朝，忽见黄门官启奏道：“今有把守雁门关，大将军李广，待罪午门，请旨定夺。”汉王闻奏，忙将李广召进。俯伏金阶，口称罪臣，便将番兵打破的话，奏了一遍。汉王大吃一惊，便道：“李卿你一门为国阵亡，情实可悯，纵雁门关失守，非尔之过，卿可带罪立功。”李广谢恩退下。如今为失了雁门，好不忧心，正待要点将去救雁门，奈朝无良将。一面着兵部，用火牌行文，各处关隘紧防番人，此旨未卜，又见黄门官启奏道：“金雀、银燕、铁鸦三关，俱已失守，番兵已渡黄河过来了，只剩铁鸦守将黄崇虎逃得性命，来京亦待罪午门，请旨定夺。”只吓得汉王连连跌足道：“可恨奸贼毛延寿，逃到番邦，唆动兵锋，惹起祸根不小。且住，黄河非战船莫渡，隔岸船只俱无，这般设备甚严，怎任番兵渡河过来呢？”便把黄崇虎召进盘问。崇虎奏道：“臣闻得番营有一妖僧，

善使妖法，火烧雁门，宝伤守将，妖风吹散战船，淹死多少人马。将战船吹到对岸，皆是妖僧使的邪术。”汉王连声叹道：“莫非天亡汉室，使妖人以乱中华耶！”

正下旨吩咐皇城守将，各门用心把守，未及多时，黄门官又急急启奏道：“万岁不好了！番人已直逼皇城，团团围住，架起火炮，四面攻打不住，半空中有一大顽石飞来，打得这些守城军士，头破血流，哭声连天，只听人口中，单要昭君娘娘，万事全休。若半字不肯，定要打破皇城。”只吓得汉王魂不在身，坐不稳交椅，几乎跌倒，幸有内侍扶住，但见汉王大叫道：“孤万里江山，大事去也！”忙问：“两班文武，兵已临城下，破在旦夕，那位卿家代朕分忧，能把番兵退了，保住山河，不但官上加官，且七岁孩童，加以显职，九龄女子，世受皇恩，孤不食言。”汉王朝下问了几声，但见文官，好似泥塑，武将如同木雕，面面相视，并不回奏。恼得汉王心中大怒，拍着龙案，指着两班文武大骂道：“常言：‘养军千日，用在一朝。’你们这班没用臣子个个贪生怕死，难道叫孤把江山白白送与人么？问得两旁文武，各翻眼睛，仍是束手无策。”

汉王正在烦恼，左班中闪出兵部尚书张元伯，跪倒金阶，口称：“我主，臣有短表冒奏天颜，臣该万死，望我主赦臣一死罪，方敢奏明。”汉王道：“赦卿之罪，速速奏来。”张元伯奏道：“现在番兵已临城下，事在危急，文不能展一破敌之策，武不能施一退兵之计，君臣何能坐视江山不保？”汉王道：“张卿有何妙计，可退番兵？”元伯奏道：“我主只消遣一能臣，可到城头，与番人打话，问他起兵到此，还是单为人图而来，还是不单为人图而来，看他怎样回答？”汉

王道：“卿家问他，什么意思？”元伯道：“他若单为人图而来，单要昭君便可退兵，臣自有瞒天之计，代主分忧，若不专为人图而来，既想得人，还要得地，那时便要费一个大手脚了，只看他如何对答，再作计较。”汉王道：“一客不烦二东，就烦张卿代孤一行便了。”元伯道：“遵旨。”领了汉王旨意，退出朝门，上了高头骏马，一马当先，到了城头，向城下一看，番邦人马，势如潮涌，好不利害，但见那：

旗分五色，阵列八方，盔甲鲜明，刀枪密布，一个个番将，头上飘雉尾，一对对番卒，额边扎勇巾，战场上马蹄乱奔，炮架中轰声振耳，不住的叭叭吹上下，无数金鼓响高低，扎住一带万马营，排定千层牛皮帐。

看毕，向城下大叫一声：“番军听着，大汉天子差了张兵部前来，与尔主帅答话，快快通报。”番将听说，不敢怠慢，急忙报知娄元帅，元帅闻报，同了番僧上马，带领众将，一马冲到城下，高叫：“南朝，有何话说？”元伯道：“将军此来，还是专为人图，不专为人图两事，望乞见教。”元伯这一句话，倒问住了娄元帅。元帅到在马上沉吟不答，回头便向番僧叫声：“仙师，本帅若回他单为人图而来，他只献出昭君，便要退兵，只可惜中原地界，大兵难得到此，若不并取汉室天下，再要想到中原，便费力了，望仙师斟酌回覆他的话。”番僧道：“据贫僧掐指算来，汉室气数未终，江山不应他人所有，元帅何不将计就计，只要献出昭君，归报狼主，以便班师归国。若要取汉室天下，只好待时而动。”娄元帅道：“仙师所论，开我茅塞，如此回他便了。”一马当先，高叫：“城上张兵总听着：本帅奉狼主旨意，统兵到此，只要献出昭君，并不取汉室寸土，即可退兵，如尔等再要抗

拒，本帅即要发兵攻城了。”元伯道：“将军且息怒，我等已奏知天子，情愿将昭君献出，一则将军便要退兵五十里，以安百姓；二则雁门关以内地方，仍退回中国管辖，依此两件，即日献出昭君，进与尔狼主。”娄元帅道：“如果献出昭君，两件事俱可相依，如不相信，折箭为誓，你不要用缓兵之计，哄诱本帅，那时翻转面皮，不但要人，而且要地了，且问你昭君，何时献出？”元伯道：“将军兵一退下，即刻将昭君亲送到营，断不失言。”娄元帅听说，便把令旗一展，将兵退至五十里，扎下营盘等候。元伯见番兵已退，急急催马下城，到了午门下马，进朝缴旨，回奏：“番人只要献出昭君，不要寸土，臣已依允，大兵已退远了，立候一信。”汉王便问张卿，有何妙计？未知元伯说出什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番兵班师归本国 大封功臣见美人

诗曰：

由来好色动干戈，折将损兵费许多；
此日功成归故国，琴瑟依旧未调知。

话说元伯见汉王问计，便回奏道：“番人围城，非为别事，只因人图起的祸根，难道我主认真将昭君献出与北番么？”汉王道：“依卿便怎么样呢？”元伯道：“只消我主传一道旨意，宫中择其相似昭君容貌者，充做昭君，当面嘱咐此女，叫他休要泄漏，待臣送到番营，那边兵将怎知真假，只等番兵一退，他自然将侵占地方，归还我主，我主速速点将添兵，把守各处关隘，以防番人，再等他归国，辨出真假，我国防备甚严，也就不怕番人攻打了。”汉王点头称是，即刻传旨，正宫送一个年轻妃女，来到殿前，朝见汉王，汉王又当面嘱一番，命他改了北装，外赐嫔妃八名，三百儿郎护送，就差张元伯亲自送到番营交代。又叫声：“张卿到番营交代之时，一则要不失大国之礼，二则叫他将地方侵占过去的交割清楚，三则烦张卿明押暗解护送番人出了雁门关，以免一路官民骚扰，回国之日，另当升赏。”张元伯谢恩，领旨，将假昭君用香辇坐上出朝，元伯上马，带了三百御林军护送假昭君出了皇城，一路奔番营而来，且自慢表。

再言汉王，打发元伯去后，心才略放，又命李广添兵五万，战将二十员，速速随后，到雁门关镇守，待罪立功，铁

鸦关仍命黄崇虎添兵镇守，带罪立功，金雀、银燕二关，着兵部速放能将去镇守。一声旨下，李广等谢恩出朝，急忙点兵选将，各自随后去奔关隘镇守。这是番人退出雁门的事情，书中先交代明白。

只言张元伯将假昭君，一路送至五十里外，到了番营，早有小番报知娄元帅，元帅闻知昭君已到，率领众将等出迎，元伯也下马，大喝一声道：“昭君娘娘即到尔等营中，即是尔等国母，尔等竟不摆香案跪接，大失君臣体统。”慌得娄元帅急急命番军，重将香案摆下，率领众将跪接娘娘，一齐口称愿娘娘千岁，上面嫔妃，一旁代呼平身。娄元帅等站起，请娘娘下辇进营，元帅与众将一见此女，端庄美貌，不分真假，暗自称赞道：“好一个美貌娘娘，怪不得狼主为了此女，费了许多钱粮，折了多少兵马，今日方得成功到手，也算天缘配合了。”不言兵将心内赞赏。

且表娄元帅将假昭君接进后帐款待，又将张兵部邀至帐内，见礼分宾坐定，也不用献茶，即摆酒款待张兵部，又犒赏三百护送儿郎，营中大吹大擂，好不十分闹热。席间昭君道：“汉王好狠心也，你回朝代我上伏汉王，叫他今生休想哀家见面了。”说罢，哀哀痛哭，元伯假意安慰一番，便道：“老臣就此告别娘娘了。”说罢退出，娄元帅也将雁门交代明白，率领大队人马，放炮二声出关。元伯送至关外，看见番兵去远，回关将关门紧闭，住了几日，方见李广领了人马到关，元伯又交代清楚，告别李元帅，带了随身家将，回京覆旨去了。这里李元帅重整关隘，装修城垣，添兵防守不表。

且言娄元帅自得昭君，建了大功，一路归国，心中好不兴头，带领大队番兵，离了雁门关，一直奔番邦而来，在路

上并无耽搁，早到番邦，将大兵扎在城外，便同番僧，随着假昭君先进城来，番僧在馆驿住下，娄元帅来到午门，正值番王未曾退朝，有黄门官奏道：“今有征南娄大元帅，取得昭君，奏凯回朝，现在午门候旨定夺。”番王闻奏大喜，召进娄元帅，俯伏金阶，先呈上功劳簿，番王取上，一一看过。又问圣僧与昭君今在那里。娄元帅道：“圣僧在馆驿暂住，昭君现在民房暂住，候旨定夺。”番王道：“圣僧不可令其朝见，可命卫丞相代朕恭请在伏龙寺居住，容朕再诣寺谒见。”一声旨下，卫相领旨而去。番王又道：“难为娄卿与众将等费尽心机，取得昭君回国，功劳甚大，卿等听朕加封，今封娄卿为哈番一等伯，外赐黄金五百两，珍珠二粒，貂皮四张，团龙马挂一件，吴奎今已将功折罪，仍加封提督，并石庆真不避矢石，征战有功，封为兵部尚书，长子庆龙，封为左骧骑大将军，次子庆虎，封为右骧骑大将军，土金浑封为右营都督，哈虎封为左营都督，孙云封为中营都督，阵亡将士雅里托、甘奇等，俱照原职加封三级，阴一子世袭，入功臣庙，配享春秋二祭，以下有功将士，俱给钱粮三月，免差一年，阵亡将士，着有司优恤。”其加封已毕，娄元帅等谢恩，站过一旁，番王又叫声：“毛卿听封。毛延寿出班俯伏，番王道：“卿举荐将帅有功，加升三级，赐黄金百两，貂皮二张，以酬卿劳。”延寿谢恩退下。番王对着众文武道：“孤为君，费尽许多心机，今日才能到手，可见晚年娱乐心情也。”旨下令召昭君进见孤王，娄元帅领旨，不敢怠慢，将昭君召进午门，八个嫔妃挽到金銮，袅娜身材，慢慢走到殿上，可笑一个如饥如渴的番王，眼巴巴朝下细看昭君才貌。未知可曾看出破绽？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对图画假美露破绽 指真形延寿进谗言

诗曰：

常言好事多磨折，欢喜十分又变忧；

一样情形成幻影，美人容貌不风流。

话说番王日夜思想昭君，今见昭君，来到殿上，身子已酥了半边，把一双饥饿眼，巴巴望着下面，见他轻移莲步上来，此刻也辨不出昭君真假，细细把昭君定睛一看，但见他：

一顶珠冠翠满头，双飘雉尾挂红袍；

八宝宫妆穿身上，凤翅罗袖是锦绦。

步步莲花踏地下，不满三寸凤头勾；

粉脸好比瓜子样，淡扫蛾眉衬杏眸。

桃腮两颊红如许，小口一点用脂揉；

虽无昭君真面目，身材却也颇风流。

番王看毕，只见昭君走到殿上，轻笼凤袖，口露歌喉，叫声：“狼主在上，汉女昭君，愿我主千岁。”番王听得这一声称呼，心中已十分大喜，又见他拜倒金阶，连叫：“美人平身，抬起头来。”假昭君领旨，口呼：“千千岁。”把头抬起。番王伏在桌案头上，近前再把他细细一看，口内不言，心下暗想，孤看此女，虽有容貌几分，不比人图上画的昭君，生得十分绝色，笔描笔画，世上难寻，若论此女的容貌，就是昭君，也不稀罕了，且将毛卿一问便知。叫声：

“毛卿何在？”延寿出班俯伏道：“臣在此伺候。”番王指着下面假昭君问道：“毛卿，你的画图，献的昭君不亚仙女临凡，如何此女，不似人图模样，卿且细细看来，明白回奏。”

延寿领旨，下来细把昭君一看，大吃一惊道：“果不是王氏昭君，被汉君臣掉了包也。”暗叫一声：“汉王，你将假昭君搪塞，是要退番兵，权救燃眉之急，你只哄得北地君臣，怎哄得俺毛延寿，难道你不把真昭君献出，就罢了不成！只消俺舌尖儿动动，汉王呀！你的愁帽子，又戴将起来呢！且住，汉王无故杀俺满门，俺与他有血海之仇，怎么不报，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俺用激将计激恼番王便了。”想定主意，回奏番王道：“据臣细看此女，不是昭君，分明汉王不舍昭君，故将假的欺哄我主，我主可将假的锁禁冷宫，再提大兵到天朝去，定要汉王献出真昭君，方成国体。我主若是依样葫芦，未免遗笑他国。”番王闻奏，好似火上添油，由不得心头火起，吩咐将假昭君，并八个妃女，锁禁冷宫，三百护军，一概坑杀。一声旨下，早已见殿前武士，领旨行事去了。

番王在上，怒犹未息，喝骂丞相娄里受，也来哄欺寡人，分明侮君慢功，该当何罪！吓得娄相魂不附体，俯伏金阶，不敢分辩，只是叩头，连称臣该万死。番王在殿上，越想越恼，喝叫：“两旁武士，将娄里受推出午门问斩。”一声旨下，武士近前，把娄相剥去冠带，正要推出午门典刑。吓得两旁文武俱皆失色，毛相一旁，暗想：“不好了，这是我举荐不力，何不出班保本。”连忙高叫：“刀下留人！”一面跪下保本道：“启我主，娄相虽因不辨昭君真假，擅自退兵，难免失察之罪，总是南蛮哄诱，一时失察，还望我主格外开恩。”番王闻奏冷笑道：“孤因吴奎出兵不力，是以革去元

帅，蒙卿举荐娄里受以重任，挂帅征南，应当不负孤之所托，取得昭君回来，理当叙功升赏，今都是一派瞒天巧计，欺君冒功，罪不在赦，卿也是举荐不力，难保自身无罪，还要代他保本么？”这一席话，说得毛延寿无言回答，满面通红，不敢再奏，诺诺连声退下，两班文武，见番王不准延寿的本，大家吓得面面相觑，又撇不过同朝情分，只得一齐跪下代娄相保本。恼得番王十分大怒，把龙案一拍道：“若再有人，代娄里受保本者，一并问斩。”一声令下，吓得众文武，面如土色，大家没趣站起，分立两旁。可怜娄丞相无辜加罪，好似那：

灯尽五更刚入梦，谁来添火送油人。

午门外到了一个救星，乃是卫律，领了番王旨意，迎请番僧，到了伏龙寺供养。口宣圣谕，不敢当仙师朝见。容日番王到寺，亲来谒见，番僧到了寺中，自有寺内僧款待，卫相告别，要去覆旨。番僧叫声：“且慢！贫僧到午门，要救一根擎天柱石，不得同你走一遭也。”卫律道：“仙师用法驾去，还是坐骑去。”番僧道：“走走好。”卫律也不敢坐骑，只得陪着同行，到了午门，一见娄相正要典刑，大吃一惊，问其原故，才知为假昭君问罪。卫律便问：“满朝文武，难道无人保本么？”黄门官代答道：“谁不保本，无奈王爷不准，一定要斩。”卫律暗赞仙师真神人也。番僧便叫：“刀下留人，卫相可前去速报尔主，说贫僧要见。”卫律答应，进了午门，俯伏金阶，先缴过旨意，便说现圣僧在午门，要见我主，请旨定夺。

番王闻奏，慌得下了龙床，率诸文武亲自出迎，将番僧迎到殿上，见礼分宾坐下，当殿两旁摆了个对座坐定，番王又命众文武拜见圣僧，已毕。便道：“多蒙仙师法驾惠临，

大施佛力，以助我国成功，孤之幸也，孤还未曾到寺进谒仙师，反劳仙师大驾，孤心何安。”番僧道：“承蒙王爷奖谕，贫僧羞愧之至，只是劳而无功，王爷理应加罪，何敢称功。”番王连说不敢，番僧道：“我主不可重女色，而杀一大将，但缘分有迟有速，何可勉强得来，今日取得昭君是假的，被他一时哄诱，非主帅之过，虽贫僧捏算有准，尚且颠倒阴阳，还望我主看贫僧薄面，赦了娄相之罪，令提一支人马，带罪立功，包在贫僧身上，定有真昭君与王爷会面便了，贫僧有四句偈语奉赠王爷听了。”连称请教，番僧道：

意外姻缘容易得，调和琴瑟最难求；

洋洋白水皆天定，空若相思一段愁。

说毕，番王求问诗意，番僧道：“天机不可泄漏，日后自知，我主可赦娄相之罪罢。”未知肯与不肯？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二犯雁门惊魂胆 一纸战书逼美人

诗曰：

夺人玩好理非宜，逞己英雄事亦奇；
只为轻车就熟地，不谈事理便相欺。

话说番王见圣僧讨情，不好推却，只得旨下赦转娄相，还了他官带进朝，先谢圣僧，后谢番王不斩之恩，站立一旁。番王便吩咐安排素宴，就在殿上款待圣僧，席间谈起出兵一事，番僧道：“兵贵神速，明日就是黄道良辰，便可出兵。”番王道：“此去兵抵中国，不但要人，还想得地。圣僧代孤算一算，不知可有此福分否？”番僧听说，笑而不答。番王连问几声，番僧道：“王爷不必痴心，大兵此去，必定就有真昭君来到番邦了。”番王也是将信将疑，不好下问，只愿得了昭君，也就心满意足了，那得地的话，不过是额外要求。又叫声：“仙师此一番出兵，不劳仙师远涉风尘，只专责娄卿一人，带罪立功。”番僧道：“贫僧发心即来帮助王爷，焉敢辞劳不去？也要去带罪立功呢！”番王道：“圣僧言重了，只是屡劳仙师，孤心何安。”番僧道：“贫僧与王爷有缘，理当效劳。”说罢，番王陪着番僧，吃过素宴撤去，番僧便请番王高登大宝点将，以便明日五鼓后起兵动身。番王道：“仙师在此，孤怎敢擅居上座。”番僧道：“朝仪不可失，王爷不必过谦，请登大宝便了。”番王道：“仙师吩咐，孤王得罪了。”

说罢站起，居了正位，番僧坐在列案旁。番王叫声娄卿听旨，娄里受俯伏金殿道：“臣在此伺候。”番王道：“可带罪立功，仍同仙师领了众将，带二十万大兵前去，直犯雁门，有了昭君，方可退兵，仍将人图带去，对准，再不可大意，以误国家大事，取罪未便。”即命内侍入宫，取原人图出来，交与娄相，娄相接过人图，谢恩退立一旁。番王命内侍，撤金莲宝炬，送圣僧到寺。番僧告别出朝，回他伏龙寺守宿。番王退朝，文武各散。

一宿已过，次日五鼓，娄元帅下了教场，先点过二十万精兵，又点哈虎为前部先锋，带兵一万先抵雁门，候本帅大队到了开兵，哈虎领令而去，仍点吴奎、土金浑、孙云、石庆真、庆龙、庆虎等，随军听用，忙打发差官，到伏龙寺恭请圣僧，一同起马。去不多时，番僧已到教场，娄元帅率领众将迎接，即时祭旗放炮，上马起兵，离了教场上路，也不用辞王别驾，一直出了番城，一路上旌旗浩荡，马壮人强，又奔雁门关而来，不表。

且言李元帅，虽蒙圣恩，复守此关，添兵把守，刻刻忧虑，张元伯瞒天之计，只可哄诱一时，怕只怕毛贼在彼时，认得昭君的，倘看出破绽，番王未必甘心，又要动起一番大干戈呢！且住，若是英雄上将，某虽年迈，还可力敌万夫，只是妖法十分利害，这便怎么，哎！总是国运将衰，妖气扰动，恨不利于国家呢！正在叹息，忽听关外，冲天九声大炮，不觉大吃一惊，早见守城军士急急前来报到：“启元帅不好了！番人又领了大队人马，离关不远了，请令定夺。”李元帅本是惊弓之鸟，一闻此信，只吓得面如土色，即传令大小将官，小心紧守，以防番人攻打，自己顶盔贯甲，上了马，手执钢枪，带领众将等来到城头，远远向城下一望，但